



熊耳先生文集

正編

百七至八

~ 16
3391
4



16
3391
4
教育研究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七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山衡孟玉輯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序

賀雄倉大夫六十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謂

君子優游閑雅壽以終譽也人夫勞壽感逸壽延固

熊耳集正編 卷之七 一 嵩山房

44 5757

其所也豈無為人臣事若入以告之內出以稱之外
或納約自歸或遇之于巷夙夜在公得一善政事則
坐以待旦蹇蹇非身之故以事一人以自謂微我奈
此社稷何可謂忠義之盛無以加焉者矣然是未免
從事獨賢則其勞心慮也居多焉諺曰人不跌於山
跌於垤或觸忌諱見黜或為讒人被傾及其一旦失
勢顛沛無復起則非帝門可設雀羅而已甚則象髦
馬踰竟說人不以無辜亦不可知也則與其進以有
得孰若退以無失乎吾大夫雄倉君自余之見出為
隊長若干年入為大夫若干年雖無赫赫之譽亦不

有憤憤之毀其為人大度不拘小節不見小利嗜酒
好棋局動與吾黨之士痛飲歌呼或對局後期如不
與政事者然其逸可知也然而當其為隊長其部下
城池之役年年無怠君為免其寒與暑之節不使而
曰使人豈可以窮乎苟不有假奈其及事病無起何
於是部下相勸曰吾長庶幾無疾病乎微吾長吾其
為疫鬼乎及為大夫豫為飢民命畜糧粟各於其所
擬漢常平倉曰民國本也本不立枝披何以為國如
何可使其有菜色於是民相勸曰吾大夫庶幾無疾
病乎微大夫吾其食芋魁乎是之為在彼無惡在此

無斃大夫其為部下及飢民見愛如是獲乎上之道
在此乎勿論忌諱雖讒何慮焉其無罹一旦之患固
也。以今觀之嚮令大夫汲汲於為名以其才何不可
為而棄而不為乃知從其所好勝其偶之既久也今
茲六十吾黨之士賀之以詩若文余則以其嘗所見
從其後也爾雖然六十下壽也何足以盡大夫蓋其
優游如此庶幾壽以終譽者誰能量以往之甲子則
為壽始於此云

島母某大孺人七十序
島公既已為母大孺人作序則又謂余曰吾幼逢閔

凶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自其初食以右而至今日
無不奉大孺人之教以周旋則亦不知其無父也大
孺人今茲七十以子之辱數於不肖也將何以錫之
以助燕私焉夫以余之游於公之門之日淺未有以
過北堂拜大孺人乃何以得槩知大孺人之所以為
大孺人之狀以頌其萬一乎獨有公所為之業與其
所歷之官跡聊得因以述之以應命矣亦唯以公之
所奉教以周旋也公弱冠既以經術稱於搢紳間其
文章之高自吾黨碩宿皆謂非所企及也則大孺人
豈不謂之曰今之所謂武藝者大之則奇門遁甲合

變之法小之則磬控縱送擊刺之技人吾猶人無不
 講習而至經術文學則獨稱未暇然士無經術牆面
 而立無文學質勝而野不可以為君子且一旦蒙
 國命稱其使出臨官何以得緣飾政事美風化以稱
 國意汝勿以無餘力為解乎方其出自奉朝請以
 合方氏之職掌達府內之道路內自象輿之所經結
 駟之所交外至八街九陌康衢委巷平如砥直如髮
 無有一躓堙頓塵之患稱甚治矣則亦豈不謂之曰
 民之有行孰不由之往由之來不啓不開不疏不通
 一不鉏茅塞荒穢没人再不平雨集行潦泛舟孰謂

津梁之上無有難急况輦轂之下天下侯伯之朝
 覲五方四民之所輻湊無不轂擊肩摩汝今居此使
 天下同軌之政行而無梗塞自都始職亦不卑勤諸
 何可比諸間散易事廢務託言於桃李之蹊曰寧言
 而後成哉一耜不下一蕢不覆以坐使人有陸沈之
 歎乎居無何授徒步之兵也徒步之兵多少少年家本
 良自稱親近兵養枕直於平昔施權勢於內外入則
 列械更直於殿廊以察朝者出入出則分行警蹕衆
 輿以禁行道往來固既彊禦頗為難於為其上而其
 據職為威則過咎謬止繫累無辜無有所憚亦未嘗

不以為弊者也。公主寬臨政，先問其暴厲害人者黜之。則部下翕然，盡折節歸循良之風。未嘗一有以匪彝加人者也。人以無憂矣，則亦豈不謂之曰：凡治在除民所疾苦，以安之耳。而今因出游妨生業，密禁網以察淵中者，豈國意即有犯者宜宥及於寬政，况駭奔走畏伏，區非愚而不解事，則鄙人不習都出乎還卒失措者，奈何可以其難御，故使部下擅權任威，唯其所欲為，以傷大體也。自前鋒將兼帥，徼循吏捕盜賊也，盜賊潛游都間，不著蹤跡，非禦人於國門外，則哨衆襲豪家劫，以目前利害，而其衆變也。故發

火因騷擾掠物，其用捷也。攫諸懷中而不知擊，諸腰間而不覺，凡術所及，無不當施，而遷徙無常，唯利所在。如狄虜逐水草，則捕之如擊影，不可得而制焉。蓋公於是稱嚴盜賊，聞其風解散者過半，而公務在獲元凶，餘不必鞫問，詰而遣之耳。即鞫問不欲以文致，且及當以送諸刑獄，亦多從末減，以發之，以故雖固神明，能得其情，彼知其非寬也，亦不敢以深隱也。不敢以深隱也者，不忍深隱也，則亦豈不謂之曰：懲惡，蓋譬諸雷擊聲，所及孰不喪亡，斃而蠲之也。譬諸農夫之去草，絕其本根耳，何必問枝葉乎。夫都下人民

之多亦唯逋逃萃淵數耳豈尺箠所能制且不漏此輩寘之何以得稱天下都會乎唯刑之助教出乎不獲已若得情哀矜勿喜已凡此四者即公之所奉大孺人之教以周旋所為之業與所歷之官跡而余之所因以槩知大孺人之所以為大孺人之狀也蓋教而不能養者父艱而不能教者母令母而兼教使公經術文章以彰乎播紳逢掖間官跡所歷必效而不為苟公以無父不知無父者大孺人乎可謂賢矣乃公父氏之婦以先王之訓明其子之令德以稱夫知何讓焉而至其曰刑之助教出乎不獲已若得情哀矜

勿喜曾子亦以命陽膚矣視諸尚京兆之母以多乎反喜食有光也大矣世之自稱未亾人而待一子之成立者非翹思愛出乎天性非是無以嗣世託身則唯疾之憂恐敬戒之有妨於鞠育不能教以義方驕奢淫泆唯其所欲曰苟無以損其歡樂之趣且何防之為於是乎童習成性長不知一丁字適以賊夫已之子者有矣夫不則逝者日遠存者猶幼仰無受制俯無所爭操持之心一弛驕樂之態隨生所好宴安歌舞蓄優倡引冶容雜坐稽留無有晝夜室老之諫激而不行宗黨之諭踈而無及卒至產蕩而已夫如

是自奉之不暇寧子之恤哉於是益知大孺人之賢
云以公序所云則大孺人又有持養之要以能保其
身爰清爰靜無不日而游于神庭七十冰清玉潤且
其言曰松喬羨期不亦人乎則豈又有希於茲而欲
迎西極戴勝之姥若南城垂髮之姑輩作朋以酬酢
歟即有觀桃之再結實海之三揚塵亦何有哉獨彼
輩所經營徒遐舉耳曾無當於吾名教中則其於大
孺人寧能不讓一籌乎公以大孺人不勝久聞痛楚
之聲移疾解捕鞠之任且將告老按序又有公於世
不數數者適大孺人之素焉則亦豈不指宥坐之器

謂之曰朝不坐燕不與履三任亦足以報國矣何
必在久哉不然以公所在必效不為苟去獲乎上
之道在此乃何愛而不待超遷以慰朝望而自苦如
是哉由是觀之大孺人不特有持養之要以能保其
身蓋又得持盈之道以將全其子歟豈唯可以余所
察而知其賢者而已哉公其果將告老乎顧與介之
推要其母偕隱者異彼以有所懟我以從所好何真
其躬所有曰身已老何以文而掩大孺人赫赫不可
掩之賢使之湮沒無知哉是公之所以有序而余之
從其後也

為龜山高君壽家大人司書君八十序

先是龜山高君請為其家大人司書君壽者屢而不獲也。司書君謂始我補黑衣之闕，于是邦者苟免於負擔，已則入侍世子，遷領府庫，服御又遷，以今署兼統步兵階，有進無退，秩有加無減，數十年於茲者，謂之何而無狀，無有一稱職以效於上，徒以祿食未能無素餐之責，則即犬馬之齒，寢長以得不填溝壑，亦唯公家惠艱之所致已。何私焉於此？是八十高君重請曰：向大人有自以為不可，則獨以於公家者耳。其亦不思可以寵私族乎？三世壽考亦豈一人之慶也。蓋

大父龍泉君父烏江君並踰八十，以終去。司書君又謂其豈不聞當

神祖既大破關原，遂圍福東，曰：苟降而不侯，濃一國者有今日。龍泉君甫十八，以有舊於豐臣氏，固守拒之力，窮則火城，衝圍，身遁入山中，終身無見，天下無不義焉。而見天草之役，官軍百萬，烏江君時亦十八，從中津侯先登，首級過當，賊以得夷當世，競稱其勇。至有與書褒之者，書猶在，乎並能妙年立名矣。而我，不肖無有一足以自見者，則無愧於先德哉。亦何以徒及之齡為高君終不獲請而出，既而自悔曰：我過

矣凡頌禱之事亦臣子之所宜自致已何必請於是先生辰三日為書報鄉黨僚友將有事於堂上焉君子曰高君不請也猶請矣司書君之侍世子職雖貳乎不阿嬖臣不狎貴寵儼然輔臣一宮倚賴因甚親用共起卧從出入廣曉審諭陳善閉邪得奉之以其道矣則方今龜山侯政先孤寡謹遊豫卻玩好一國飲戴不啻父母而入典朝儀以其恭敬溫文進退閑雅天下屬目以佇政府之代者誰之力哉寧得謂官養無所與乎而其統步兵也躬自節儉非唯以率下蓋亦以有待焉曰義苟不使麾下有困於緩急因是

士無不欲為用則又有古良將之風矣乃一旦令當有事雖固守之義先登之勇以稱於當時如大父龍泉君父烏江君者亦何不猶掇唯時不可為已然則其引公家稱先德以自為解也徒謙讓出於其天性耳乃以其上足以榮公家下足以寵私族者也得不為一稱觴耶高君不請也猶請矣惟凡壽考取諸種德居多况其以爾類者乎高君之家三世可謂不匱矣抑於先世乎將於其身乎於先世則如彼於其身則如此得無由是乎然是特其所及聞耳其所不及聞而於先世若其身若何量焉則司書君又有不可

限以其所及先者哉高君言大人雖八十視聽未衰
孜孜猶能勤職則三告老不報不其然乎唯其有所
取之也不可知其所屆者云是為頌禱之辭也司書
君名長博西脇氏稱東馬高君名允殖字子萃司書
君長子好文學與余好所以為作序

字佐美翁七十序

字佐美翁其可稱治世之一隱君子也乎自
神祖一統海內百姓安堵人人自重至今百五十年
則總以其地瀕海魚鹽之利甲於天下而交易通於
四方其土多以廢居起者富人之所欲也而欲富則

莫便乎廢居又人情之無已也何不可自重乎而翁
則獨以酷于釀居豪一鄉云夫不待危身而取給則
賢者勉焉其亦何不可為也而觀變趨時唯勢之不
可持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亦我取人取我棄人棄誰
能拒天下以手而得私壟斷於其間乎則貫貸行賈
遍郡國猶是負販已而方其不利則悖入悖出浼得
俛失所行每拂其所為漸以至不可復振而已則廢
居何可為也若然則逐末孰與立本寧巧母拙於時
授材隨孰辨齋馨香四達不言成蹊雖不見過當之
贏又曾無大崩之敗不行異邑不窺市井坐而待收

在農商間舍是安適翁豈有辨於此乎不然既以其
 土矣其亦有在涅能不緇者哉是翁之所自重也而
 翁好讀書又能和歌富人之所欲也而欲富莫便乎
 廢居亦人情之無已也然富亦有不可必以智求者
 矣奈何違我所好貪夫在天者其亦無以不受命得
 罪於君子者乎且以其所好則和歌亦詩已發乎情
 止乎禮義上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下以歸於厚人
 倫美教化亦豈不可以用於鄉人者而我以此不知
 老至何見而非浮雲則非特有辨焉以得不遷蓋亦
 有得焉以自資乎乃亦知其非待有恒產而後能

恒心者也四子嘗有味乎鄙魯之諺視次公好學為
 擇師事之而餘則各因其性所近以自授故其家未
 嘗不視生產而唔呶之聲不絕如士君子家矣而產
 亦以無害則餘以及一鄉無告也一鄉無告因以舉
 火者比屋邑人三百戶以訟不克駟儉廢減產過半
 曰我在焉可使邑人久坐寃乎且我縱以犯上故有
 不可測者而一邑三百戶豈謂不足於我所乎遂為
 之捐百餘金主再訟得平反還駟儉復起邑產如故
 有書生窮來館之數年有大得助者而去其傾身患
 人之患者多此類以故鄉邑子弟願為用者居多是

為種德也。余惟源征夷平奧之役，有帥北陸之兵十萬以援其勢，實定者，豈其後乎？久矣。宇佐美氏之徵也，雖然使翁當有事為國家唱義，同仇偕作，不募而應，則既已得諸鄉邑矣。乃無論祖宗又何不可據其地為平廣常輩於今日者，唯時不可為也。方今與征夷時，王室顛覆，天下受殃，不可得而拯，則豪傑多起於州縣者，異耳。我聞君子為可繼，翁以其所業視諸壟中，泛焉為盜焉，豈猶有候至而不成名者乎？然則翁雖以人之所欲歸諸天，以此為自重乎？而亦有為未嘗一日忘者也。知時不可為而待於後者，歟？宜矣。

其有味乎鄒魯之諺也。夫至此豈不益重乎？而又聞方其餘以及一鄉，無告不令言之，則又不欲以行聞者歟？是余所稱治世之一隱君子者也。其事繼母孝，雖婢子衆時，自奉殷喜，客莫不為擊鮮罄歡，去凡無虛日。謹嚴雖對僮僕，坐必方，則其為人，也。而性好遊賞，斗視一州，以為無奇。一朝裝素而出，無州不蹈。凡天下名山古跡，搜索畧盡，蓋三年而至殆，以為仙去。則其豪率又如此。總故有汝南之俗，好論人物，而獨不及翁，則以居恒所尚也。是謂無得而稱矣。今歲七月，臘月盡，即初度之辰也。次公在東都，為請諸搢紳。

先生頌之而余以從次公遊故得聞翁之風而序列
如此翁名應都字千里夷瀟縣長者邑人次公名惠
字子迪徂徠先生門人業儒以文學顯

亞大夫某君入自廳事為常侍叙

亞大夫某君入自廳事為常侍則諸出於君之門下
者為之不滿曰君以其家則自總州時國遷隨遷封
徙隨徙未嘗一日離社稷矣孰有如君之舊者以其
世則其先某某君秉國之均上贊列公流澤下於民
非一世也孰有如君之昌者而以其在職則自隆公
時至今公凡三世世有革職不改二十年如一日也

孰有如君之久者以其有勞則隆公以卿士入執天
下之政先公寬仁喜任人今公幼冲未經事而君皆
輔之無有一闕事矣孰有如君之多者夫是四者有
一於此可以升正位況君兼有之乎而乃如是則寧
已蓋以為謫云亞大夫之日坐廳事以參於正大夫
也通直列押於政無不聞於事無不與從進從退與
謀與議聯翩於一堂上凡無有不共之者矣則奚擇
焉若夫至稱居守而專事則凡官府號令之承對
若歲時貢獻之數侯國通問之應接若聘使發遣之
度一切取諸其意便安裁之則雖有舊章亦止論正

大夫公及冢宰之所不容議也。及闕途往來之節，海
路運漕之信，又無不悉轄之。以出諸其手，而都兵一
部屬焉。則豈不重且權耶？而常侍雖尊，班不踰亞。其
所掌亦不過出納言語，省察舉動，以拾遺補闕。而唯
左右贊御之所矜式，無一與朝政矣。則見以為謫也。
不亦宜乎？獨惟辟作福，作威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元
首叢脞，收眩惰哉。若乃空民如假樂，求賢如卷阿。以
自聖哲為則，則又何求焉？不然，而唯玉食是謀，無思
稼穡之艱。曰：我無願為君，唯言莫我違。一言以敗國，
則千人之諾諾，孰與一人之諤諤？况幼冲習之所成，

不可復變。百薛許州，奈宋王何？今公強寇左右，多宮
來，褻臣即有先公之遺者。事多隨世，昨之所非，今以
為是，則即有所可言者。誰敢獨賢，以任責焉？則唯心
之所欲，寅恭日凶，驕泰漸生。其所至有不可知者矣。
君之所以入為常侍，歟？蓋以君以世家之臣，二十年
在重權之職，而有三公一輔之勞，固所重也。而其人
又直有子魚之風，其進君子退小人，以格君者，非君
不可也。則有所藉焉而然者也。不然，君在廳事三十
年，無有一不職，一遺行矣。乃何以遽奪之權哉？且以
其所任，亦豈謂內不重於外，乃安得以權已優劣焉？

况謫又有出而無入乎若然則以兼有四者望君於異日者亦唯於斯也君務有效以獲於上者豈有減於在廳事時耶然既已有所藉焉而然亦豈有賴考者也蓋先是未有重臣入為常侍者則凡一國之士有人於公側以能安其身者自君始余於君疎遠安用為佞為則姑言此以為為君不滿者解惑者如此

西遊雜詠序

夫詩無有則已苟有匪我求所知所知求我曰可以觀志也况其濟未嘗踐之地山川之奇都邑之美名區勝域遺址陳跡唯其所遇諷詠以接而去國益遠

離家彌久土既非吾候亦有異豈不有發於羈旅感念之餘者乎獨奈何所知既多所求不亦一史之載難以周應也是石由之之所以於其西游雜詠者猶不能已而有假於木者耳其刻以行之雖幾乎好棄於勞則有省矣何不可唯今君子有不自重而苟有所著也輒以授肆費用不售賣以為貽一出於有為勸疑強厭不待卒業攤以覆甑亦不顧徒以使紙貴者則豈無或以槩諸此者不知由之其才有足以效大者而期諸集成豈肯賴此瑣瑣焉者成名者乎余唯知其非有隱而拒人以自尊者故為道刻之所自

如此而如詩可賞則固已委喻於所知而不必傳諸其所不知又奚贅之為

四家雋序

夫文章六經以還左氏司馬揚雄班固則尚矣乎後之學者莫得而間然也已抑獨及唐有韓柳明有李王蓋有為韓柳左袒焉者有為李王扼腕焉者而各以其黨傾奪甚則至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以不相容云其為韓柳左袒也曰嫌今唯古是尚聯屬掌故剽襲陳語取彼與此斷長續短絡繹往來擬議以成一無出乎己者乎刀割雜帛緝綴以為衣縱五色斑

爛固非完幅如此是猶或可以充兒輩舞戲之具已豈如素錦之製雖無甚文彩純潔精好乃可以備君子服御之用哉其為李王扼腕也曰舍舊唯新是謀任意立法矢口造語恣乎結撰之於績飾直情徑行意違輒已而一無本於古者乎斧斲標剝斷以為基縱有洒可賞本是散材無已是其若可以使蓬篠坐以要姜已乃孰與栢梁之構雖曰過高峻端嚴壯麗乃可以供王公燕群臣哉吁此豈必有所試焉而後毀譽人者蓋偏見之徒辟於其所好惡而不能深思之護生優劣於其間而為之軒輕者耳蓋韓柳懲

六朝靡麗之弊欲以矯之也則其勢不得不趨於達
 意矣李王厭宋元鄙俚之失欲以正之也則其風不
 得不反於脩辭矣故余恒言韓柳李王易地則皆然
 者也况李王之於韓柳雖不用規矩而自其所創如
 送序等無不効焉以優為之也猶韓柳之於古雖盡
 易面目而至諸體之區則率由以無所遺焉則前脩
 之所立豈又有不可變者存歟故余又恒言韓柳效
 古為韓柳者也李王效韓柳為李王者也乃今要之
 鈞是冰青其跡異耳未見其有大逕庭况優劣乎且
 夫韓柳之專法時或脩辭與李王之主辭曾不舍法

蓋法非辭不達辭非法不立孰先孰後又夫無論韓
 柳唯新是謀而至有引以斷若證則不能盡廢古與
 李王唯古是尚而至列時事稱物名則不免有犯今即
 韓柳當經營時苟有不便於自運未嘗不踐前人之
 跡李王於拮据際苟有不利於祖述未嘗不取自己
 之裁則曰陳言務去曰視古脩辭使大勢在己耳何
 得盡如其所言乎則亦唯何甚徂徠先生有此選也固
 謂文章左氏司馬揚雄班固而後與左氏司馬揚雄
 班固千歲而接踵以起可以為準則者唯有韓柳李
 王耳而其意豈亦於斯乎即先生故嘗為韓柳而刻

意之久及得李王為拊髀至曰吾藉天之寵靈得讀之不唐因是以知古文辭又因是以得窺六經之旨則其推之若於斯為盛者然而今此配列以俱諸一籍也此其豈徒曰吾於韓柳勿失其為故哉然則其豈不曰效古未有似於韓柳者也效韓柳未有似於李王者也今之學者欲效韓柳乎如韓柳之效古欲效李王乎如李王之效韓柳夫然後為善效矣庶幾將有非韓柳而韓柳非李王而李王者出與韓柳若李王千歲而接踵以起也亦猶韓柳李王之於左氏司馬揚雄班固乎唯才所近韓柳李王奚擇焉若或有

曰法於韓柳辭於李王脩而兼用之尚亦可以成家者則亦唯無偏無黨不僭不濫善渾化於形跡之外抑亦可以為次矣若夫徒事步趨逐章隨句拘焉以求其似者即以為韓柳李王復生韓柳李王則可已則不可是蓋先生之所以有此選之意也豈不循循然善誘哉其亦可以覺偏見之徒矣韓柳一埽李王一埽二埽各又自有封畛而不能無小異則在讀若辨而明之擇而取之矣此不具論云此書之出也門人奉遺命者其人不及卒業而逝矣乃字君子迪氏傷先生之所選而將至湮沒重校加精殺青初成可謂

能眼勤先師輔仁止友者矣後進承裕既喜此書之
 猶有其人終以得出又喜字君之於此書有與發之
 勲於是乎叨述先生所以有此選之意以題其首如此
 豈敢哉謂先生復起不易吾言也唯其果能有非韓
 柳而韓柳非李王而李王若兼用以成一家者出與韓
 柳李王千歲而接踵以起也亦猶韓柳李王之於左
 氏司馬揚雄班固則此書在焉揭日月而行於天下矣

藥性辨序

醫官牛齋學君摠所出於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
 傷寒論及金匱要畧藥品所著藥性辨凡三卷二百

一十四種則一一所嘗親試施用而得徵者云夫豈
 不亦有神農氏本草經之於斯為尚者而不於彼而
 於此者蓋謂是雖以其出於詩書百家之外故幸得
 與卜筮種樹之書同免於羸災而存於今日然歷代
 悠遠得無有古今名實之外若後人攙入如輓迤漸
 增補至不啻相倍蓰者耶今以其在仲景方中者實
 之其用不能無異同則固可疑也而今之所謂本艸
 者在仲景時不可知其果何物則亦安知其非所謂
 二百一十四種者即經之本目而餘皆屬攙入者也
 有漢之握赤伏王於天下也德膺炎帝之運寧無神

聖芳烈回復此都託於其人者乎而不必在上也其
出乎帝初起之域官于其谷神之鄉有似不偶然者
姑置焉即奉其道師於百世也苟求其人非仲景而
誰何必人身牛首然後維肖則其蹟亦有不可誣者
矣且夫證雖可更僕數方雖可以意起參之五之錯
以應之不必貪多也况本州有我所未嘗一一親試
者乎安有以其所未嘗親試者誣人哉蓋亦謂凡二
百一十四種而受用不盡者矣詩曰弗親弗躬庶民
弗信君其欲已信而信人者歟昔在上世雖曰天時
和順災害少起而六氣之所觸民豈無陰陽之憂既

有陰陽之憂矣亦豈得無鑿藥之用後世唯有本州
經焉故謂自神農氏始耳蓋在神農氏時雖既有書
契以代結繩事多簡記載未備藥卉之區識識相因
聞斯采用因誤人者實繁有之於是乎神農氏乃有
恤於此身犯百毒備嘗別之以上諸冊以傳永世焉
亦唯已信而信人者耳聖人之惠民也此舉也蓋既
入世師之室而邀踐先聖之跡者乎亦唯有恤於聞
斯采用因誤人者也而其一一親試者功比諸犯毒
則即謂之曰鑿藥之辨自君始亦豈不可謂有大
惠於其者流者矣余少時講易城東君大人澹齋先

出過而詰焉曰易義深奧苟非窮物理不可說一卦
 猶如我自非盡藥性不能立一方乎仲尼聖人也猶
 尚晚好期以五十而子未踰二十可畏也余知其非
 庸人也從而謝焉曰有是哉我所謂居則翫其辭者
 已敢於見疇自是相見則笑其人以方家巨匠術大
 行以長於藥論稱焉旨乎君之有此舉也君業以期
 世則自先如彼術以折眩則自勤如此其以此信天
 下天下有不信者哉余不為神農之言者也何與知
 方家之舉哉獨嘉君不失先業能繼其志且距先生
 時殆四十年今也乃心又能無槩然於此哉所以應

請也

禪餘詩集序

緣山曇龍上人有遺艸其徒圓淳師為梓其詩請題
 其首於余以其於上人有方外之舊交也夫浮圖氏
 之於詩病焉乎曰是世之風騷之士所尚文情葩辭
 沈思苦吟無知所至於我何所用之甚則至有目其
 善之者以祇園之俗僧者則誰可與言之者即有用
 之偈若頌贊直無文意達而已者耳因乏一唱三嘆
 之遺音何足以克之則豈不病焉者耶然而淵才雅
 思文中王者誰蓋自非文以莊嚴之無以使衆庶尊

敬吾法以歸之歟詩亦文也何可曰君子質而已矣
 而卒於野哉余獨讀此集渾雅有風致都無斧鑿之
 痕美秀如見其為人焉豈意違而已者之比哉上人
 嘗以從南郭服子遊上驂吾黨窺斯契者蓋有年焉時
 唯見其進不見其退遂有此集云但徠翁評服子詩
 愷悌過滄溟蓋謂滄溟主高華頗嚴服子融化之純
 如也不乖於溫柔敦厚之旨者也上人蓋體認服子
 愷悌之趣成斯技也空矣其渾雅無痕美秀如其人
 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上人有焉庶幾乎莊嚴
 之以使衆庶尊敬吾法以歸之矣夫然後有目上人之

以祇園之俗僧者不恤也且縱令以其淵才雅思稱
 王詩中抑亦將於斯乎有不為冤者矣服子題卷尾
 有曰七寶金銀都是真亦唯莊嚴之是之謂也唯此
 一言足以蔽此集矣其又何言其又何言集僅二卷
 人或少之也曰若假上人以數年者豈止此乎有是
 哉然斯技也特在精而不狂多則亦豈不足以既上
 人哉余一別幾三十年如隔一大劫而再此來見則
 無何上人故而余老猶在及見遺集之出不能無感
 焉於是乎書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八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衡孟玉輯

姬路 滕天桓子虎

門人 東都 盛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記

新製古黃鐘記

漢志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後十二律定矣自三代而上則上而伶倫吹之石夔擊之何言也然則自三代

而下乎自三代而下則下而國步艱難可知已而至
 知宮音之最大而重者微管仲殆乎左衽窮中之牛
 聲猶在耳可以繫也若夫陽翟賈人函少為貨鬻奇
 後世則顛之倒之元氣之極蹙嬴氏不延之兆耳史
 遷作書班氏述之而其義始明乎即稱神解若京房
 荀勗之輩孰不折衷於此者則可謂禮樂之補衮而
 漢運之為巨擘於衰季也舍是則天將喪斯文於齊
 梁也而清商猥雅大常至尊倫李唐以庶乎協和而
 兵燹始燄鐘石俱焚卒使宋氏明氏至徒炎炎也唯
 可撲滅而不可嚮邇則豈不傷哉蓋其所以通道德

合符節止論施諸樂旋相為宮與重諸兵械以知吉
 凶若以紀月氣若以同量衡凡物度軌則無不受於
 此則豈不人議世定之而失真之久譬諸繪事自我
 為古則不能不畫魑魅易於馬乎其至有帝指為度
 謬諸諛佞者而唯轍是守亦未免虎之類狗也索諸
 死灰若腐穀以末究本愈究愈溷則人議世定而已
 誰也維肖者其豈所謂細若氣微若聲自非聖心以
 衆聰明或有不昷效者歟不然雖末德之不如上世
 乎而天豈有愛於風氣也如我
 東方傳唐樂有律行焉奚以古為雖然不知古不可

以為君子也。於是乎楊齊中公有古黃鐘之製。云其製以漢泉定周尺。因九分為寸。長九寸。本諸史遷經三圍九以空其中。參諸班氏而厚與竅均。則銅為之。箒其氣得小呂而倍者。小呂者以唐之行於我者言之也。蓋公以博洽之儒。稱於京輔縉紳學士之間也。京輔縉紳學士不阿所好。而其所述多以研究者。不特此而已。則我無間然矣。唯是細若氣微若聲。自非聖心以兼聰明。有不易效者也。以人議世定。而且人議世定而已。則吾能言之。何以徵焉。獨物之與法。不可誣乎。漢泉之於周尺。磨而不磷。攄而可度。而史

遷班氏之書而不隱。昭昭乎不可掩也。其是可誣也。何不可誣也。且今唐之行倍也。小呂而下希取之。蓋過此則縵。不可以和樂。歟。人無古今。唯耳是主。止於此為諧中。何以知其非元聲也。斯之謂雖妙必効。情核華道。矣。蓋有不易效者。而能效之。而使其能言之也。有足徵焉者。則公之研究所至。而文獻足矣。又何加焉。獨漢興百有餘年。天下又安北陲。休寧太史。以為律和。則天馬之從西極。即可以配嶓谷之來儀也。而我

東方偃武以來。亦百有餘年。烟火萬里。異國底貢其

稱為一時者不在漢下也則安南馴獸率而舞之哉亦何不可是為天無愛於風氣乎則公之研究所不至而猶有可言者矣蓋考諸文獻而不謬質諸風氣而不疑夫然後為無間然者也若然則此篇也奚獨知古之律蓋亦窺今之管云爾公名某字某平安人也

彩霞亭記

島子止者蓋自負文武之才云其以篠山侯之臣在東都也旦夕望見駿河臺霞炳鬱起時或壘以重陳以張或開將合欲進乍止如奇正協法制變無窮者

時或篇於聯章按分無首不尾有照必應如體制已具修飾施巧者代相為狀以橫其目而無已時乃慨然以命其亭屬諸所相從游文學之士曰士於一世不生則已生則宜際風雲之會附日月之光於身必有所收以受山河之誓以上顯昭穆下慶苗裔不可則視其所以擇而從之於業必有所建以自表見於天下後世已寧泯焉無稱徒與骨朽而後已也當神祖一戎衣于駿河岸以西征不期而會者不啻八百衆實三十餘萬一以次朔則紅帳占地赤旗隱天蹶張三千韎韐有奭鎧馬萬匹汗血于騰一以下瀨

則樓船十道楮圻以發戈矛指日赫若鄧林重英交
 銜錦帆互映以裹山弊海者豈有不如見茲臺之霞
 于今日者哉以其託身於親藩之臣也苟得生於是
 時豈不得與選於百夫之長以從苟得與選於百夫
 之長以從其以最先登之數若下城略地之勞而有
 致焉者豈後人乎而時何可為也夫俯仰以結撰則
 觀象於天察形於地潤色品物工其代之可以與參
 而贊化矣上下以屬比則折衷六藝出入百氏稱述
 時事者必有當可以揆一而經世矣而以自得也天
 之所將不喪而吾與之也居易有守處險有託何淫

於富貴移於貧賤之有以益人也揜善不隱惡一
 字華袞足以為勸片言市朝足以為懲何不可備於
 教誨與諷諭者也夫如是而考諸既往而不謬俟諸
 將來而無惑不亦千歲一事乎則文辭豈不可亦可
 以為次矣且夫偃武以來風氣一新家詩書人鉛槧
 四封無盜賊之警入邑聞絃歌之聲者百餘年于斯
 即羈縻稱藩玉帛聘問之使無世不至翠羽火浣之
 貢底之以年雖一旦鐘鼓之所靈亦積日風化之所
 靡

國家盛德大業安能忘焉是為得可為之時也某願

與諸君以此建標使茲臺之霞亦有所取而無偏於
 所比焉庶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言也時
 與事不必論其惜名湮沒無聞者足以觀其人矣其
 羊叔子杜元凱之類歟二子以平江南之功登峴首
 慨宇宙之無極作貳碑恐陵谷之變遷夫然後後世
 稱而不已與世士君子世祿偷安不肯務事兵以非
 時之所用為解書謂不過記名自昧不則曰徒苦心
 思以徼無益之譽於身後寧從所欲以極見在之樂
 於生前牛後自畫馬齒坐老終斃而無事者異哉蓋
 得請而聯翩乎亭上也形管相貽赫躡胥命託投報

於如織擬照映以朝舉以流華彩揭鬱葱與共耀
 國家昇平之文則視霞裁辭已所謂建標者既已有
 效而足使後之視今者其有所取以此也亦猶今之
 於昔者如此乃何以知即令生於
 神祖之時與選領部以從所謂以最先登之數若下
 城略地之勞而有致焉者不如自其口出也而以羊
 叔子杜元凱之類矣豈不事學而數以天幸得以為
 多者乃知其亦不以彼棄此也蓋元凱以傳辭稱而
 子止文辭自任於痼疾歟不然奚取於霞為然子止
 以文辭為次亦叔子之常緩帶也是之謂負文武之

才矣亭在都城内郭門外侯第中而距臺二百步許
官鑿杉浦君鷓齋記

夫白黑之分不待察而明者無他二者皆純一而無
所銜也唯至紫之於朱苟自非明目之人鮮克不瞋
眩者以其似也宜乎我孔夫子之所惡也官鑿杉浦
君自命其齋以鷓以自處也乃謂余曰子豈無以我
為有所自得者在而薄世榮以笑彼一旦得志高舉
如鯁化為鵬將圖南者乎我實不才技有所窮計畫
無復以自寓耳夫騰躍不過數仞翱翔不出蓬蒿其
何以與夫怒垂雲之翼行九萬里者抗乎嗟夫好榮

惡辱人情乎既好矣而能恬者有哉公則日出入權
貴之門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私則媚寵舍人納約後
宮以求苟有所可以得者我亦何辭焉古人身在江
海上心在魏闕下者蓋雖以遠未嘗不有所慕也况
于生于長曆瞻匪貴爰居爰處靡依匪富而所欲微
而可致所願拾而可得誰能無進取之心哉君其可
謂能自養者矣獨奈何昧營求之跡而不露託不入
城府之義以示高尚砥行修德養虛聲於平昔待好
爵於異日及聘至如朝命重不獲已者遂起應之是
以不言詘之者也又有之哉君其何以明於斯如白

黑使人無瞑眩於其所似乎其豈不見君幼讀書懷
獨行君子之德一介之取與不苟朔望節會隨例朝
見以往未嘗謬出至公卿之室環載籍坐卧其中
家人不得間其燕居之時是為常蓋曰我因先人之
業不曠世祿雖不能庇宗俯仰之餘亦足以使親戚
之貧而受於我者不至有菜色理義之悅心不翅
秦之於口而與古聖先賢直莫遇之不必接眉交膝
而目擊之間道常存焉者書乎是亦於我有餘矣乃
何所求而一日歷數十家如薊訓遊談五侯之前如
樓鄉豈不病於夏畦乎吾則不能矣美服人指高明

鬼窺與其極高之有顛越之懼孰若蓬蒿是守之安
且無慮也於是乎垂雲之翼不須笑而既控地矣是
君之所自得而不願外者而其明如白黑不可奪之
以其所似者也奚疑焉余獨恐君以天官冢宰之屬
世供奉於

國朝也其有以學術達肄業精不次蒙擢握

大廷補益元氣長

聖體億兆之命繫焉與陰陽調理之臣齊功以稱一
代宗工於異時者而命實重不得以不才為解是君
九萬里之時而欲畢志於蓬蒿而不可復得也然當

此時九萬里即蓬蒿自適則亦然耳豈足以多哉是
即郭子玄所謂異方同得者也而其所以將觀君
之賢不以達變塞者亦在此何不可是雖曰非君之
所欲而余輩所為天下願也姑記以待

雨花庵記

官鑿桃源越公家世好文學也當其先雲夢公時移
病謝客築懷仙樓於城東神橋門之第招同志之諸
君子以脩好事時則有若徂徠先生唱古文辭有若
信陽太宰德夫專講經學有若南郭服子遷大振風
藻及某某諸君子各以其所能日來周旋則既如群

仙之從諸歡來遊相酬酢矣而其所著詩若文無唱
不酬無投不報篇什成山翩翩然落在人間人莫不
獲而賞之也亦猶昔在維摩詰示疾于毘耶城側也
文殊以下諸大士託問之互來論法諸天帝釋使天
女下讚歎之雜花如雨亂墜遍滿下界即飛鳥莫不
銜以翱翔乎於是別構雨花庵環以樹石置琴瑟書
畫諸文房之具以為棲息之所以擬所謂方丈者也
或曰雲夢公之取諸仙釋以命其居者豈得非有心
醉於彼教而然耶余曰否不然也公之學雖博矣淵
源六經沈潛農黃自是之外即有奇訣莫之肯顧矣

蓋非聖人之道無以拯生民也則儒學之正統而方家之專門也豈外吾要道馳於歧路為哉乃借其迹似者以謂其盛也耳且公又有逃禪之意聊且寄之云客曰無馳於歧路則其既聞命矣孔子曰攻異端是害也已則空放之也如鄭聲遠之也如佞人然也乃今借而不還久而為我有其恐荏苒入其域中而不知反也余曰子不知吉凶因人耳不曰白平涅而不緇且夫仙釋高致可賞風流可愛千古好事者之所喜翫而賢者時遊之子何強忌之之深也且醉鄉之徒有託而適焉者豈誠旨於味耶是非子之所以

為恤乎於是客謝曰以小人之腹窺君子之心罪無大焉幸宥及於寬政逡巡退去桃源公以其未有記也使余有言余不佞且老耄其將何言唯書其所答於客以應之但是以公所與徂徠先生及諸子以文辭周旋之處也凡後遊此庵者未嘗不以興起也亦猶與諸大士群仙把手拍肩以嬉戲相樂云是為記雲夢公諱某有雲夢集桃源公名正山有桃源州使嗣某君從游余高第於詩社也

市隱亭記

亭三河土豪國衡伯機所構在郡城北郭傳馬街蓋

以其當東西二都孔道諸有司官吏之番休交代及
 西諸侯之朝覲予暇往來恒於斯也羽旄相望騎從
 如雲輿馬服飾之美鹵簿器械之盛簞茀避塵朱幘
 扇汗緹衣錦袍韎韐附注九矛森然長戟成林帟韞
 烏銃分行連隊前驅以啓行後衆以振旅凡文物武
 具無不炫煌彪沓載路溢巷以相摩擊則其所觀
 於前也而佛現畫壤之分境高峙屏跡對立藏洞挾
 壑吸精氣吐雲物螺髻呈奇黛眉露秀巒嶂借巍
 巍峩峩以表裏封內北限信山與矢作管生之異源
 同委縱者以直橫者可漚稱謂所起職是之由波光

浮日漲流含霞映左右媚遠近擁抱閭閻灌溉稻田
 紆餘邐迤浣浣瀾瀾以襟帶一州南放碧海交來供
 席上則其所朝夕對於後也蓋以其在所日觀於前
 繁華中而所朝夕對於後有山水之樂也命之曰市
 隱亭云伯機則固豪於一郡者也而又其在繁華地
 所日觀於前如彼豈無絲竹歌舞為富貴容乎而不
 棄山水之樂於所朝夕對於後者如此其人可知已
 唯是隱避世非徒以潔身蓋亦我有道術欲行不可
 於是乎不得已蓬累以行或山林或市朝唯其所止
 以養其志耳則所謂高尚其德不事王侯者是耶苟

非是以稱非僭則濫已伯機之以服賈豪於一郡也
固已非避世之士又何得有不得已之事乎曰唯跡
以求孰與察嚮往如何之真不可廢也不然焉得朝
廷有竊桃而市廛有縣壺江海有公子而山中有寧
相哉居業雍容相待於命簡貴以自養節儉以率人
而基功之親無不撫水旱之災無不分者伯機也則
已非登龍斷以固利連車騎以釣名若詔宗人奪之
田剝貧弱附益已者比也且性好學嘗遊一先生之
門聞先王之道喜之忘肉味者殆二十年而其於文
彩也亦士君子猶有讓焉苟用我者豈無可以往唯

無奈其無意何耳刑于寡妻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
乃何不足而舍已殉人為蓋我有道術而無意於行
所謂高尚亦孰大焉即所服亦焉得非曰是先人之
所為子孫蓄租以創之業也何敢以從所好而一旦
當我世失之而猶豫裴回不忍俄棄若是為不得已
也彼以彼不得已我以我不得已又何讓焉惟豈方
其所日觀於前與所朝夕對於後二者有日鬪於胸
中而未決所聞先王之道以得勝焉而後居之者矣
則其遜也又以肥矣以亭實當二都孔道也有道君
子之至斯也伯機未嘗不自請見焉或止宿以見

其子則已有儀封人石晨門之跡不唯嚮往也於是乎不僭不濫維其有矣豈不可謂誠賢而隱者乎世傳郡昔有矢作長者伯機里人歟其所宅址者猶在是何以稱焉僅以一夕所為東道主於源廷尉而於他行事一曾未有聞焉則顧亦唯當時一鄉曲布衣之豪傑耳何以賢於伯機乎則此亭之於後世亦豈唯長者之宅於今日哉余恨羈此不得一遊其上與伯機共其所朝夕對於後久矣然以余之有未免於其所日觀於前者也即得與共之亦豈不為割席乎是為記

思德堂記

三春常盤邑長根本忠鄰之堂命曰思德德也者何祖德也祖德何思之思其有所由來也其所由來何夫常盤之為邑膏腴上田五穀桑麻之所生植山林竹木之所繁懋無不豐饒則其民畜積不待仰機利而固已足於衣食矣而其地又以下在邦域之中當四方通達之衝為有無貿易之場也貨物輻輳何有何無是以當其成市無遠無邇盈衢溢巷唯熙熙以來也馬相嚙人相履不啻臨淄之於齊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則亦邊邑一都會也於是富商

大賈至有累巨萬者可謂沃土矣唯是強兼弱大并
小其役貧民猶譬之使指與其聽吏寧豪之聽則不
唯利不在公令有所不行禁有所不止是為弊身且
以其繁萃異於他邑也四方亡命游民博徒之所窟
宅而異服異言挾左道亂政者又相望戾止則亦姦
猾之淵藪而風教難之舊矣至故侯乾元公時以為
長非其人幾乎不可治焉於是乎乃選威望才性過
人可以化邑者得忠鄰曾祖華林君故稱田村將
軍之裔世為根本邑之長以其為貴族之後人素重
之而君又讀書通大義大度有君子之風而尤愛人

以故亦莫不敬服矣即命遷為常盤長君至則屬眾
謂之曰某無似寧圖來斯寧大邑亦唯公命之不可
以已也長於吏固微矣惟命之所在不得不從焉某
欲與卿等唯命之奉以周旋以無遺一邑之耻卿等
幸肩焉眾相視無他言偕唯稽首曰無言及之吾輩
敢不從矣辱命焉君意在折豪之使役貧民者無俾
為威福與發摘姦伏無俾易種於此邑也即請貧民
困窮無告者發倉廩贍之凶饑必出勸分之令以計
其相救豪所併田盡反諸其主所稱貸金準田償之
以年於是窮民得復就畎畝致力於公家矣捕稱瑜

伽者流居邑中陰為姦計以賊害人者一人鞠得其狀自公承旨誅之又有人巫奉桃梗人行邑中以糶致富者君曰先王之法借鬼神時日上筮疑民者殺而無赦於是諸為姦邪者畏皆滅跡去入他境矣君又用宣曲侍氏家約為邑約凡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曰是豈唯為閭里率可以為天下之法矣因是民益殷富戶口隨上有異於他日而一邑悉悉和睦他邑亦翕然仰風夫然後公以得施禁令敷教化矣於是擢為大長聽所部諸邑之獄又掌準邑大小高下財賦之數以令納之亦皆以

公平稱因屢有褒賞焉城中朝正列位亦使之在諸大長上是為異數也邑慕君及其子孫也奉事之如君者至今四世如一日矣又君去根本邑人如免父母之懷至怨公曰均是我民也何以奪此與彼為因請留其長子某君奉之曰我長之子也事之亦如事君於是父子相望二邑如一家矣至今猶爾云是其德之有所由來者也而思之則不唯其為子孫者爾而已民之不能忘也者亦如此是堂之所以命之曰思德者也惟夫君為邑除害興利使禁令得行以稱公意不負所選則以其威望才性過人耳若夫至奉

宣的任氏家約為邑約曰是可以為天下之法豈一
 邑長之所及言哉其志亦可觀矣惜乎其受下大
 也太史公論召公奭之仁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而時以稱燕之後止焉今不問君方巡邑聽獄果于
 棠樹下耶否耶其至為民見懷也如此豈可曰邑小
 長微非其類而不稱之者乎邑小矣長微矣苟長國
 家得民歸有若君者其後止也何燕是限我聞君子
 創業垂統為可繼根本氏雖中葉乎君既底法而其
 肯構者相踵為民見懷也如此則無論後止必將有
 勃焉興之者不棄基而竢耳矣堂距治城二十里以

其東當走相馬巖城之道每巡檢朝使過必命新之
 以為送迎之廬當忠鄰世前後再營焉其後成也請
 記於余余為言其命曰思德也有所由來者界之君
 名重元華林其辨也

寶錢記

界子行家藏審錢一枚其重之也猶曰得之則富昌
 失之則貧弱則去曾祖某公時有見青衣之人履其
 武敏拾而得之世傳以至今也徑二寸孔方四徑而
 一孔廓之間相距亦如此廓博五孔廓之間居二敦
 四博之一文曰泰和之寶其製雖不甚奇古非後世

所造兼錘控馬尤近於媚者比而美好亦可愛也輪
 郭如故膚質濯濯與手澤存焉余於茲物觀往來莫
 知其鄉則有神歟而以予奪無定其人則又有主也
 青衣矣難焉若夫至以為祥則固取諸泉源深既無
 竭矣而及其始達也流又無不遠矣其義如是其所
 祐豈有窮已海陵之以雨亦足以徵矣某公以貽諸
 子孫口雖不言豈覺以置之歟子行之家自某公時
 世仕侯家享百朋之祿甕至今不斂如石壓矣所謂
 泉則有哉與祥之義合矣何以知此不為其母也空
 乎藏以重之也凡物感則至而天或以報陰德某公

矣今貌焉其行事雖不可詳也以其所致觀之其得
 非不苟飲井水之人乎但家世士素業在矣寧事僿
 倖以故官尊或以德或以功必以躬致迄於子行之
 身未嘗有失望以獲之者則皆自鑄也豈又有賴歟
 亦此審之所以輪郭如故濯濯至今也不然既有神
 又有主即留以看囊而得不生翼而飛去乎是之謂
 使鬼也子行精氣如貫於其所以躬致者較文自
 與鷺眼能辨將上承祖宗下及子孫則此寶之所祐
 未可以量云

雷股記

記曰：寬保二年六月壬支，隕雷股于總浮圖敬雄之寺。雷股者，何雷之股也。視之，則狐之髀、狸之肝、而獼猴之趺，是毛蟲之屬也。何以謂之雷于浮圖敬雄之寺？是以知其為雷也。于浮圖敬雄之寺，則何以知其為雷也？先是，一日雷鬪于總四竟之內，將墜不及地，尺而復者數。敬雄寐夢有自稱雷部使者者，若以此授已寤，則有矣。夢也，何以實之也？併其所無於物，與其所有於人，實之也。何謂所無於物？毛蟲之屬，則毛蟲之屬矣。而凡有足而走，以其往返無已時也。吾未嘗見其有履蟲者，而此獨尾茸可束，以受氣而四，凡又

可以搔痒，則不從下土而行者也。何謂所有於人？吾聞有德浮圖脩其事，則為其利生之故，有天神降而旌之者。敬雄者，有德浮圖也。於是為利生說戒法，百日滿日而得之矣。相薄為聲，激揚為光，則象已為有物也。推類以知其有物也。何為類也？龍之從雲，虎之從風，是之謂氣。求當其殷，轟燁閃震，驚百里，有若駭而奔者，若若挺而走者，亦安知不有物託於其中也。其起也，天地為解，莫蟄不啓，莫甲不坼，而發泄之勢，其疾至破山，則神則不可測。威則可畏也，而其衛葵之不如，何以人事配之，亦猶用成敗歟。兩強不輯

而相拒中原也。動輒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既以鬪矣，亦安得不有成敗也。何以記記異也。異可必記乎。不必也。異不必記，則此獨何以記為亂臣之國。記異也。亂臣孰謂平王將門也。何為亂臣之國。記異疑天意也。天意安在。夫任人之於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之而不為也。而將門恃大國之衆，僭自稱東帝，以拒王師。于此宜其終不集而自斃也。墮一肢，亦猶傷一目。歟。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然則何不于其未敗之前，而于己亾之後，天之示人以變，使其視為焉。以自改者，不止為一人也。不止為一人，則又誰為

將門陰慝已成，不可救。諸前則示諸後，以戒將來也。乃豈不若曰：臣而亂者，必如是。其不于將門之廟，而于敬雄之寺。何於是乎。知天罪將門之深也。何以知天罪將門之深。甚之也。甚之何如。為利生之故，則百。日說戒法者，有若敬雄。而將門殺人盈野，以自利其身。則豈不甚乎。故其不于將門之廟，而于敬雄之寺者，天之所以甚將門而深罪之也。勸一善而天下悅，懲一惡而天下懼者，各從其類也。是一事也。已以為旌敬雄，又以為罪將門。何天道猶鑑乎。物有茲形，斯有茲應。以自取之故，以為旌敬雄，則旌敬雄以為罪

將門則罪將門未始有二者也敬雄之寺曰正安在
相馬郡内而去將門故城不甚遠去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八

